



# 叶落之后

■潘新日

枯叶随风翻滚时，燕林用脚踩住一片，他俯身拾起那片枯叶说：“枯叶是死了的绿，没魂了。”

连桂说：“枯叶还会死，骗人，它只不过是大大树身上落下的‘肉’。”

燕林说：“秋天是最伟大的调色师，它可以把那些绿色的叶子调成各种不同的颜色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满山遍野的红叶和铺天盖地的银杏黄，太有气势了。”

连桂不管那么多，他抱着一棵小树使劲地摇，仿佛要把整棵树上的枯叶都摇下来。很快，小树变得光秃秃的，瘦得可怜。

这两个人对枯叶显然各有各的认知，但他们谁也不服气谁，一路走，一路辩论。枯叶在前面领着路，他们的脚踩着枯叶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燕林突然问我：“枯叶要去哪？”我笑了一下说：“它们是自由的，它们属于大地。”

我最钦佩四季常绿的叶子，它们不受季节的约束，只管生长，只管绿。它们的内心是那么强大，可以抵御风吹日晒、风雨雷电、霜花雪冻，一直保持着本色，保持着那份绿意。

山高人为峰，地广树为仙。这个仙指的不是神仙，指的是灵气、仙境。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树，没有水，这个地方就没有生气，没有活力。树是大自然最好的美化师，它可以让整个大地都变成美丽的家园。

飞舞在冬天的枯叶一路走来，那些知名的，不知名的大小、形态各异的叶子开始迁徙，徒步走在不同的地方。

总是喜欢叶子不同的样子，圆的也好、扁的也好、五角的好，收集一些枯叶，夹在书里，便是好看的书签，让书有了自然的味道，多了一些遐想……

梧桐树的叶子和杨树的叶子是最多的，晚秋的时候，田埂边便成堆地聚在一起，那时候，只需一根火柴，枯叶便“噼噼啪啪”地燃起来，火苗蹿出老高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忘记在里面埋上几个红薯或者土豆，等火熄灭，用棍子扒出来，那种香甜至今难忘。

燕林喜欢到池塘里寻些干菱角放到火里烧，这些满身是角的家伙，见了火就迷了，外壳都烧焦了，只轻轻一碰就露出焦黄的菱角米，放在嘴里还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，香极了。

我们家家都会有一个大耙子，都是用来耙树叶的。在物资匮乏的时代，枯叶是乡下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柴火。很多时候，枯叶是每家灶膛最绚丽的彩霞，照亮了乡下，也照亮了我们的童年。

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校园里的树已经长大，每到秋天，树叶落满院子，校长就发动我们拾秋叶，他喜欢做烙画，秋叶是他的至宝。

燕林经常受表扬，他天生就有艺术范，他寻找的秋叶大多都能被校长看中，他说，他能读懂秋叶的心。

如今，我们都离开家乡，秋叶在我们生活里一茬又一茬地滑落，落在我们必经的道路上，落在院子里，也落在我们的梦里。

## 像牡丹那样盛开

■武华民

初春的早上依然有点冷，空旷的植物园里，我和晨练的人们一起迎风晨跑。

此时，植物园里的牡丹还是一簇簇的干枝。悄然泛红的枝条，静静地在寒风中寻找着春的气息。

牡丹花盛开时，仔细看它，仿佛是有几十层花瓣长在上面，一层包着一层，从中间往外面，由小到大，显出很美的层次感。有人近身闻其馨香，有人在鲜花丛中拍照留影，试图把或红、或白、或绿的美丽光影留在记忆中。

数千年来，牡丹也在古诗词里散发着醉人的芬芳。刘禹锡曾赞道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李白也有诗曰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”短短两句，勾勒出牡丹摇曳生姿。

花开花落，繁华褪去，牡丹只剩下平凡无奇的绿叶，模样与路边的灌木丛无异。入冬后，牡丹叶在疾风中飞舞，不久，便只剩下孤零零的枝干。

素有“文人画最后的

高峰”之称的吴昌硕画牡丹时，常在条案旁放上几根牡丹干枝，画得酣畅淋漓后，妖娆的牡丹花跃上纸端，百般柔情、风情万种。一根根牡丹干枝，是牡丹生命的依托，纵然牡丹被大自然盘剥如此，依然不能泯灭牡丹内心深处那耀眼的光华。

尽管脚下的土地已经非常坚硬，牡丹干枝依然铆足力气，紧缩了身体往下扎根，汲取大地的养分，抵御零下的苦寒，唯有如此，春天才能惊艳绽放。

时光，就这样流逝着……牡丹在冰天雪地里默默挺立着，独对风月，挺向苍穹。岁月有轮回，牡丹花有期，漫长的寒冬过去了，牡丹干枝渴望的春天到了……

花如此，人亦然。一个人要想经得起考验，首先要耐得住寂静岁月的淬炼，也许这样的起落不止一次。想要成就一番梦想，就要懂得内敛，习于平常，在平淡的日子里吸取成长的力量，时机成熟，自会盛开得惊艳。

## 丝巾的世界

■郑利侠

春风和煦，我与好友相约一家丝巾店。进屋一看，悬挂着的、叠放着的丝巾颜色各异，我们竟不知道从哪条开始挑选了。

孙姐手快，她拿了条丝巾，藏蓝色的底纹，金色的图案。只见她往脖子上一围，我连呼好看，金色显得贵气，藏蓝色底纹又有古朴的民族特色，再加上她高高的个子，富态的面庞，其余的姐姐也连连称赞。

时髦的李姐选了几

条丝巾，让我们发表意见。在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下，她终于选定了一条藕粉色的丝巾。

我为自己暗黄的肤色精心挑选着丝巾的颜色，最后，我的目光锁定在了一条杏黄色的丝巾，孙姐和李姐都说适合我，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付了款。

丝巾，带着女人的体温，方显得温婉灵秀；女人，有了丝巾的抚爱，竟是这般如水温柔。

## 相约春风里

■郭艳华

宅家已有二十多个日子，清冷而又孤寂。那天清晨，天气格外晴朗，稀疏的彩云点缀着天空，漫步在湖边，一切都是新奇亲切，犹如多日未见的老友。

春风吹过梧桐树，树干变得细腻光滑，枝条上长出嫩嫩的绿芽，冒着生命的气息。湖边的柳树，在春风的轻抚下，舒枝展叶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一簇簇桃花，点缀着早春的芬芳。春风袭来，朵朵桃花就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。春风吹向白兰花，白兰花不同于桃花之灿烂，有种恬淡安静之感，仿若纯洁少女，亭亭玉立。

我张开双臂，感受着春天的美好。